資治通鑑/卷1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一 【】 ◎晉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，盡上章困敦，凡二年。

► 卷一百十二

◎晉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，盡上章困敦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1卷
卷第一百一十一

【】 ◎晉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，盡上章困敦，凡二年。

安皇帝丙隆安三年（己亥，公元三九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大赦。

戊辰，燕昌黎尹留忠謀反，誅，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、尚書段成，皆坐死；遣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。以衛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、尚書令。

庚午，魏主珪北巡，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東道出長川，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，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駮髯水以襲高車。

壬午，燕右將軍張真、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。

癸未，燕大赦，改元長樂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，不加拷掠，多得其情。

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，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，廣武公辱檀鎮西平，叔父素渥鎮湟河，若留鎮澆河，從弟替引鎮嶺南，洛回鎮廉川，從叔吐若留鎮浩亹；夷、夏俊傑，隨才授任，內居顯位，外典郡縣，鹹得其宜。

烏孤謂群臣曰：「隴右、河西，本數郡之地，遭亂分裂至十餘國，呂氏、乞伏氏、段氏最強。今欲取之，三者何先？」楊統曰：「乞伏氏本吾之部落，終當服從。段氏書生，無能為患，且結好於我，攻之不義。呂光衰耄，嗣子微弱，纂、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，若使浩亹、廉川乘虛迭出，彼必疲於奔命，不過二年，兵勞民困，則姑臧可圖也。姑臧舉，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。」烏孤曰：「善。」

二月，丁亥朔，魏軍大破高車二十餘部，獲七萬餘口，馬三十餘萬匹，牛羊百四十餘萬頭。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，破其七部，獲二萬餘口，馬五萬餘匹，牛羊二萬餘頭。高車諸部大震。

林邑王范達陷日南、九真，遂寇交趾，太守杜瑗擊破之。

庚戌，魏徵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，斬之。

段業即涼王位，改元天璽。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，梁中庸為右丞。

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，以高車人為圍，周七百餘里；因驅其禽獸，南抵平城，使高車築鹿苑，廣數十里。三月，己未，珪還平城。

甲子，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，凡置三百六十曹，令八部大夫主之。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，如令、僕統事。置五經博士，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。

珪問博士李先曰：「天下何物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」對曰：「莫若書籍。」珪曰：「書籍凡有幾何，如何可集？」對曰：「自書契以來，世有滋益，以至於今，不可勝計。苟人主所好，何憂不集！」珪從之，命郡縣大索書籍，悉送平城。

初，秦王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，德以為冠軍將軍，處之乞活堡。會熒惑守東井，或言秦當復興，廣乃自稱為秦王，擊南燕北地王鐘，破之。是時，滑台孤弱，土無十城，

眾不過一萬，鐘既敗，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。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台，自帥眾討廣，斬之。

燕主寶之至黎陽也，魯陽王和長史李辨勸和納之，和不從。辨懼，故潛引晉軍至管城，欲因德出戰而作亂。既而德不出，辨愈不自安。及德討苻廣，辨復勸和反。和不從，辨乃殺和，以滑台降魏。魏行台尚書和跋在鄴，帥輕騎自鄴赴之。既至，辨悔之，閉門拒守。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，辨乃開門內跋，跋悉收德宮人府庫。德遣兵擊跋，跋逆擊，破之，又破德將桂陽王鎮，俘獲千餘人。陳、潁之民多附於魏。

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辨，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台赴德。德欲攻滑台，韓范曰；「向也魏為客，吾為主人；今也吾為客，魏為主人。人心危懼，不可復戰，不如先據一方，自立基本，乃圖進取。」張華曰：「彭城，楚之舊都，可攻而據之。」北地王鐘等皆勸德攻滑台。尚書潘聰曰：「滑台四通八達之地，北有魏，南有晉，西有秦，居之未嘗一日安也。彭城土曠人稀，平夷無險，且晉之舊鎮，未易可取。又密邇江、淮，夏秋多水。乘舟而戰者，吳之所長，我之所短也。青州沃野二千里，精兵十餘萬，左有負海之饒，右有山河之固，廣固城曹嶷所築，地形阻峻，足為帝王之都。三齊英傑，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。辟閭渾昔為燕臣，今宜遣辨士馳說於前，大兵繼踵於後，若其不服，取之如拾芥耳。既得其地，然後閉關養銳，伺隙而動，此乃陛下之關中、河內也。」德猶豫未決。沙門竺朗素善占候，德使牙門蘇撫問之，朗曰：「敬覽三策，潘尚書之議，興邦之言也。且今歲之初，彗星起奎、婁，掃虛、危；彗者，除舊布新之象，奎、婁為魯，虛、危為齊。宜先取兗州，巡撫琅邪，至秋乃北徇齊地，此天道也。」撫又密問以年世，朗以《周易》筮之曰：「燕衰庚戌，年則一紀，世則及子。」撫還報德，德乃引師而南，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。德置守宰以撫之，禁軍士無得虜掠。百姓大悅，牛酒屬路。

丙子，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、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、宥連、侯莫陳三部，皆破之，追奔至大峨谷，置戍而還。

己卯，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為德皇太后。

夏，四月，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於西秦。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為疊掘都統，以宗女妻之。

甲午，燕大赦。

會稽王道子有疾，且無日不醉。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，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、揚州刺史。乙未，以元顯為揚州刺史。道子醒而後知之，大怒，無如之何。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為謀主，多引樹親黨，朝貴皆畏事之。

燕散騎常侍餘超、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。

涼太子紹、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，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，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。業將戰，沮渠蒙遜諫曰：「楊軌恃鮮卑之強，有窺窬之志，紹、纂深入，置兵死地，不可敵也。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，戰則有累卵之危。」業從之，案兵不戰。紹、纂引兵歸。

六月，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，鎮西平，召車騎大將軍辱檀入錄府國事。

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，不欲頓居重任；戊子，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。

魏前河間太守范陽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，就食漁陽，遂據有數郡。秋，七月，己未，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。

辛酉，燕主盛下詔曰：「法例律，公侯有罪，得以金帛贖，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，甚無謂也。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。勿復輸金帛。

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。

秦齊公崇、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，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。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，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郎以報之。佺期問於濟曰：「魏之伐中山，戎士幾何？」濟曰：「四十餘萬」。佺期曰：「以魏之強，小羌不足滅也。且晉之與魏，本為一家，今既結好，義無所隱。此間兵弱糧寡，洛陽之救，恃魏而已。若其保全，必有厚報；若其不守，與其使羌得之，不若使魏得之。」濟還報。八月，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。

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，威行境內，恐燕主盛疑之，累征不赴。以其家在龍城，未敢

顯叛，陰召魏兵，許以郡降魏；遣使馳詣龍城，廣張寇勢。盛曰：「此必詐也。」召使者詰問，果無事實。盛盡滅朗族，丁酉，遣輔國將軍李旱討之。

初，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，委以腹心。珪問中州士人於袞，袞薦盧溥及崔逞，珪皆用之。

珪圍中山，久未下，軍食乏，問計於群臣。逞為御史中丞，對曰：「桑椹可以佐糧。飛鴿食椹而改音，詩人所稱也。」珪雖用其言，聽民以椹當租，然以逞為侮慢，心銜之。秦人寇襄陽，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：「覽兄虎步中原。」珪以恢無君臣之禮，命袞及逞為復書，必貶其主。兗、逞謂帝為貴主，珪怒曰：「命汝貶之，而謂之『貴主』，何如『賢兄』也！」逞之降魏也，以天下方亂，恐我復遺種，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，逞獨與幼子曛詣平城，所留妻子遂奔南燕。珪並以是責逞，賜逞死。盧溥受燕爵命，侵掠魏郡縣，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。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，黜袞為尚書令史。袞乃闔門不通人事，惟手校經籍，歲餘而終。

燕主寶之敗也，中書令、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。珪以懿為給事黃門侍郎、都坐大官。珪問懿以燕氏舊事，懿應對疏慢，亦坐廢於家。

武威王禿髮烏孤醉，走馬傷脅而卒，遺令立長君。國人立其弟利鹿孤，謚烏孤曰武王，廟號列祖。利鹿孤大赦，徙治西平。

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，欲下之，渾不從。德遣北地王鐘帥步騎二萬擊之，德進據琅邪，徐、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。德自琅邪引兵而北，以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，鎮梁父。進攻莒城，守將任安委城走。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，鎮莒城。蘭汗之亂，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，渾表為勃海太守；及德至，孚出降，德大喜曰：「孤得青州不為喜，喜得卿耳！」遂委以機密。北地王鐘傳檄青州諸郡，諭以禍福，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，遣司馬崔誕戊薄荀固，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；誕、豁承檄皆降於德。渾懼，攜妻子奔魏，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，及於莒城，斬之。渾子道秀自詣德，請與父俱死。德曰：「父雖不忠，而子能孝。」特赦之。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，辭多不遜，德執而讓之。瑛神色自若，徐曰：「渾之有臣，猶韓信之有蒯通。通遇漢祖而生，臣遭陛下而死。比之古人，竊為不幸耳！」德殺之。遂定都廣固。

燕李旱行至建安，燕主盛急召之，君臣莫測其故。九月，辛未，復遣之。李朗聞其家被

誅，擁二千餘戶以自固；及聞旱還，謂有內變，不復設備，留其子養守令支，自迎魏師於北平。壬子，旱襲令支，克之，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，斬之。

秦主興以災異屢見，降號稱王，下詔令群公、卿士、將牧、守宰各降一等；大赦，改元弘始。存問孤貧，舉拔賢俊，簡省法令，清察獄訟，守令之有政跡者賞之，貪殘者誅之，遠近肅然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，賜死。李旱還，聞雙死，懼，棄軍而亡，至板陘，復還歸罪。燕主盛復其爵位，謂侍中孫勍曰：「旱為將而棄軍，罪在不赦。然昔先帝蒙塵，骨肉離心，公卿失節，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，始終如一，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。

辛恭靖固守百餘日，魏救未至，秦兵拔洛陽，獲恭靖。恭靖見秦王興，不拜，曰：「吾不為羌賊臣！」興囚之，恭靖逃歸。自淮、漢以北，諸城多請降，送任於秦。

魏主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，鎮野王。

會稽世子元顯，性苛刻，生殺任意；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，號曰樂屬，移置京師，以充兵役，東土囂然苦之。

孫恩因民心騷動，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，遂攻會稽。會稽內史王凝之，羲之之子也，世奉天師道，不出兵，亦不設備，日於道室稽顙跪咒。官屬請出兵討恩，凝之曰：「我已請大道，借鬼兵守諸津要，各數萬，賊不足憂也。」及恩漸近，乃聽出兵，恩已至郡下。甲寅，恩陷會稽，凝之出走，恩執而殺之，並其諸子。凝之妻謝道韞，奕之女也，聞寇至，舉措自若，命婢肩輿，抽刀出門，手殺數人，乃被執。吳國內史桓謙、臨海太守新秦王崇、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。於是會稽謝金鹹，吳郡陸瑰、吳興丘尪、義興許充之、臨海周胄、永嘉張永等及東陽、新安凡八郡人，一時起兵，殺長吏以應恩，旬日之中，眾數十萬。吳興太守謝邈、永嘉太守司馬逸、嘉興公顧胤、南康公謝明慧、黃門郎謝沖、張琨、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。邈、沖，皆安之弟子也。時三吳承平日久，民不習戰，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。恩據會稽，自稱征東將軍，逼人士為官屬，號其黨曰「長生人」，民有不與之同者，戮及嬰孩，死者什七、八。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，不肯食者，輒支解之。所過掠財物，燒邑屋，焚倉廩，刊木，堙井，相帥聚於會稽；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，投於水中，曰：「賀汝先登仙堂，我當尋後就汝。」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，請誅之。

自帝即位以來，內外乖異，石頭以南皆為荊、江所據，以西皆豫州所專，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同雅之所制，朝廷所行，惟三吳而已。及孫恩作亂，八郡皆為恩有，畿內諸縣，盜賊處處蜂起，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，人情危懼。常慮竊發，於是內外戒嚴。加道子黃鉞，元為領中軍將軍，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、義興軍事以討恩；劉牢之亦發兵討恩，拜表輒行。

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。

十二月，甲午，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。湖，泰之子也。

丙午，燕主盛封弟淵為章武公，虔為博陵公，子定為遼西公。

丁未，燕太后段氏卒，謚曰惠德皇后。

謝琰擊斬許允之，迎魏隱還郡，進擊丘尪，破之，與劉牢之轉斗而前，所向輒克。琰留屯烏程，遣司馬高素助牢之，進臨浙江。詔以牢之都督吳都諸軍事。

初，彭城劉裕，生而母死，父翹僑居京口，家貧，將棄之。同郡劉懷敬之母，裕之從母也，生懷敬未期，走往救之，斷懷敬乳而乳之。及長，勇健有大志。僅識文字，以賣履為業，好樗蒲，為鄉閭所賤。劉牢之擊孫恩，引裕參軍事，使將數十人覘賊。遇賊數千人，即迎擊之，從者皆死，裕墜岸下。賊臨岸欲下，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賊皆走，裕所殺傷甚眾。劉敬宣怪裕久不返，引兵尋之，見裕獨驅數千人，鹹共歎息。因進擊賊，大破之，斬獲千餘人。

初，恩聞八郡響應，謂其屬曰：「天下無復事矣，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。」既而聞牢之臨江，曰：「我割浙江以東，不失作句踐！」戊申，牢之引兵濟江，恩聞之，曰：「孤不羞走。」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，多棄寶物、子女於道，官軍競取之，恩由是得脫，復逃入海島。高素破恩黨於山陰，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瑰、吳興太守丘尪、餘姚令吳興沈穆夫。

東土遭亂，企望官軍之至，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，士民失望，郡縣城中無復人跡，月餘乃稍有還者。朝廷憂恩復至，以謝琰為會稽太守、都督五郡軍事，帥徐州文武戍海浦。

以元顯錄尚書事。時人謂道子為東錄，元顯為西錄；西府車騎填湊，東第門可張羅矣。元顯無良師友，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，或以為一時英傑，或以為風流名士。由是元顯日益驕侈，諷禮官立議，以己德隆望重，既錄百揆，百揆皆應盡敬。於是公卿以下，見元顯皆拜。時軍旅數起，國用虛竭，自司徒以下，日廩七升，而元顯聚斂不已，富逾帝室。

殷仲堪恐桓玄跋扈，乃與楊佺期結昏為援。佺期屢欲攻玄，仲堪每抑止之。玄恐終為殷、楊所滅，乃告執政，求廣其所統；執政亦欲交構，使之乖離，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，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。佺期忿懼。楊廣欲拒桓偉，仲堪不聽，出廣為宜都、建平二郡太守。楊孜敬先為江夏相，玄以兵襲而劫之，以為咨議參軍。

佺期勒兵建牙，聲雲援洛，欲與仲堪共襲玄。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，苦止之；猶虎弗能禁，遣從弟遜屯於北境，以遏佺期。佺期既不能獨舉，又不測仲堪本意，乃解兵。

仲堪多疑少決，咨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：「殷侯仁而無斷，必及於難。吾蒙知遇，義不可去，必將死之。」

是歲，荊州大水，平地三丈，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。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，乃發兵西上，亦聲言救洛，與仲堪書曰：「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，宜共罪之。今當入沔討除佺期，已頓兵江口。若見與無貳，可收楊廣殺之；如其不爾，便當帥兵入江。」時巴陵有積穀，玄先遣兵襲取之。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，路經夏口，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，乃授以江夏之眾，使督軍諸軍並進，密報兄偉令為內應。偉遑遽不知所為，自繼疏示仲堪。仲堪執偉為質，令與玄書，辭甚苦至。玄曰：「仲堪為人無決，常懷成敗之計，為兒子作慮，我兄必無憂也。

仲堪遣殷遜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，玄使郭銓、苻宏擊之，遜等敗走。玄頓巴陵，食其谷；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，皆為玄所敗。江陵震駭。城中乏食，以胡麻廩軍士。玄乘勝至零口，去江陵二十里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。佺期曰：「江陵無食，何以待敵！可來見就，共守襄陽。」仲堪志在全軍保境，不欲棄州逆走，乃紿之曰：「比來收集，已有儲矣。」佺期信之，帥步騎八千，精甲耀日，至江陵，仲堪唯以飯餉其軍。佺期大怒曰：「今茲敗矣！」不見仲堪，與其兄廣共擊玄。玄畏其銳，退軍馬頭。明日，佺期引兵急擊郭銓，幾獲之。會玄兵至，佺期大敗，單騎奔襄陽。仲堪出奔鄧城。玄遣將軍

馮該追佺期及廣，皆獲而殺之，傳首建康。佺期弟思平、從弟尚保、孜敬逃入蠻中。仲堪聞佺期死，將數百人將奔長安，至冠軍城，該追獲之，還至柞溪，逼令自殺，並殺殷道護。仲堪奉天師道，禱請鬼神，不吝財賄，而嗇於周急。好為小惠以悅人，病者自為診脈分藥，用計倚伏煩密，而短於鑒略，故至於敗。

仲堪之走也，文武無送者，惟羅企生從之。路經家門，弟遵生曰：「作如此分離，何可不一執手！」企生旋馬授手，遵生有力，因牽下之，曰；「家有老母，去將何之？」企生揮淚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，汝等奉養，不失子道。一門之中，有忠與孝，亦復何恨！」遵生抱之愈急，仲堪於路待之，見企生無脫理，策馬而去。及玄至，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，企生獨不往，而營理仲堪家事。或曰：「如此，禍必至矣！」企生曰：「殷侯遇我以國土，為弟所制，不得隨之共殄丑逆，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！」玄聞之，怒，然待企生素厚，先遣人謂曰：「若謝我，當釋汝。」企生曰：「吾為殷荊州吏，荊州敗，不能救，尚何謝為！」玄乃收之，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。企生曰；「文帝殺嵇康，嵇紹為晉忠臣。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！」；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。

涼王光疾甚，立太子紹為天王，自號太上皇帝，以太原公纂為太尉，常山公弘為司徒，謂紹曰；「今國家多難，三鄰伺隙，吾沒之後，使纂統六軍，弘管朝政，汝恭己無為，委重二兄，庶幾可濟。若內相猜忌，則蕭牆之變，旦夕至矣。」又謂纂、弘曰：「永業才非撥亂，直以立嫡有常，猥居元首。今外有強寇，人心未寧，汝兄弟緝睦，則祚流萬世；若內自相圖，則禍不旋踵矣。」纂、弘泣曰：「不敢。」又執纂手戒之曰：「汝性粗暴，深為吾憂。善輔永業，勿聽讒言！」是日，光卒。紹秘不發喪，纂排閤入器，盡哀而出。紹懼，以位讓之，曰：「兄功高年長，宜承大統。」纂曰：「陛下國之冢嫡，臣敢奸之？」紹固讓，纂不許。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：「纂為將積年，威震內外，臨喪不安，步高視遠，必有異志，宜早除之。」紹曰：「先帝言猶在耳，奈何棄之！吾以弱年負荷大任，方賴二兄以寧家國，縱其圖我，我視死如歸，終不忍有些意也。卿勿復言！」纂見紹於湛露堂；超執刀侍側，目纂請收之，紹弗許，超，光弟寶之子也。

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：「主上闇弱，未堪多難。兄威恩素著，宜為社稷計，不可徇小節也。」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逾北城，攻廣夏門，弘帥東苑之眾斧洪範門。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，逆問之曰：「誰也？」眾曰：「太原公。」從曰：「國有大故，主上新立，太原公行不由道，夜入禁城，將為亂邪？」」因抽劍直前斫纂，中額，纂左右禽之。纂曰：「義士也，勿殺！」；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，呂超帥卒二千赴之；眾素憚纂，皆不戰而潰。纂入自青角門，升謙光殿。紹登紫閣自殺。呂超奔廣武。

纂憚弘兵強，以位讓弘。弘曰：「弘以紹弟也，而承大統，眾心不順，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，慚負黃泉！今復逾兄而立，豈弘之本志乎！」纂乃使弘出告眾曰：「先帝臨終，受詔如此。」群臣皆曰：「苟社稷有主，誰敢違者！」纂遂即天王位。大赦，改元咸寧，謚光曰懿武皇帝，廟號太祖；謚紹曰隱王。以弘為大都督、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司馬、車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錄尚書事，改封番禾郡公。

纂謂齊從曰：「卿前斫我，一何甚也！」從泣曰：「隱王，先帝所立；陛下雖應天順人，而微心未達，唯恐陛下不死，何謂甚也！」纂賞其忠，善遇之。

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，纂遣使謂方曰：「超實忠臣，義勇可嘉，但不識國家大體，權變之宜。方賴其用，以濟世難，可以此意諭之。」超上疏陳謝，纂復其爵位。

是歲，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尚書左僕射，領中領軍。

劉衛辰子文陳降魏；魏主珪妻以宗女，拜上將軍，賜姓宿氏。

安皇帝丙隆安四年（庚子，公元四零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子朔，燕主盛大赦，自貶號為庶人天王。

魏材官將軍和跋襲盧溥於遼西，戊午，克之，禽溥及其子煥，送平城，車裂之。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，不及，斬魏遼西守宰而還。

乙亥，大赦。

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。

禿髮利鹿孤大赦，改元建和。

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；二月，丙申，燕王盛自將兵三萬襲之，以驃騎大將國熙為前鋒，拔新城、南蘇二城，開境七百餘里，徙五千餘戶而還。熙勇冠諸將，盛曰：「叔父雄果，有世祖之風，但弘略不如耳！」

初，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，寵冠後庭，生子嗣。及克中山，獲燕主寶之幼女。將立皇后，用其國故事，鑄金人以卜之，劉氏所鑄不成，慕容氏成，三月，戊午，立慕容氏為皇后。

桓玄既克荊、雍，表求領荊、江二州。詔以玄為都督荊、司、雍、秦、梁、益、寧七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以中護軍桓修為江州刺史。玄上疏固求江州，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、豫八部諸軍事，復領江州刺史。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，朝廷不能違。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。

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，忌之。弘亦自疑，遂以東苑之兵作亂，攻纂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，弘眾潰，出走。纂縱兵大掠，悉以東苑婦女賞軍，弘之妻子亦在中。纂笑謂群臣曰：「今日之戰何如？」侍中房晷對曰：「天禍涼室，憂患仍臻。先帝始崩，隱王廢黜；山陵甫訖，大司馬稱兵；京師流血，昆弟接刃。雖弘自取夷滅，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，當省己責躬謝百姓。乃更縱兵大掠，囚辱士女，釁自弘起，百姓何罪！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婦，弘女，陛下之侄也，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！天地神明，豈忍見此！」遂歔欷流涕。纂改容謝之，召弘妻子寘於東宮，厚撫之。

弘將奔禿髮利鹿孤，道過廣武，詣呂方。方見之，大哭曰：「天下甚寬，汝何為至此！」乃執弘送獄，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。

纂立妃楊氏為後，以後父桓為尚書左僕射、涼都尹。

辛卯，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，誅。

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，中書令楊穎諫曰：「利鹿孤上下用命，國未有釁，不可伐也。」不從。利鹿孤使其弟佺檉拒之，夏，四月，辱檉敗涼兵於三堆，斬首二千餘級。

初，隴西李暠好文學，有令名。嘗與郭□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，□起謂繇曰：「君當位極人臣，李君終當有國家；有騍馬生白額駒。此其時也。」及孟愷為沙州刺史，以暠為效谷令；宋繇事北涼王業，為中散常侍。孟敏卒，敦煌護軍馮翊郭謙、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，推為敦煌太守。暠初難之，會宋繇自張掖告歸，謂暠曰：「段王無遠略，終必無成。兄忘郭暠之言邪？白額駒今已生矣。」暠乃從之，遣使請命於業；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。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一業曰：「李暠不可使處敦煌。」業以嗣代

日++高為敦煌太守，使帥五百騎之官。嗣未至二十里，移暠犯己；暠驚疑，將出迎之。效谷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：「段王闇弱，正是英豪有為之日；將軍據一國成資，奈何拱手授人！嗣自恃本郡，謂人情附己，不意將軍猝能拒之，可一戰擒也。」暠從之。無遣繇見嗣，啖以甘言。繇還，謂暠曰：「嗣志驕兵弱，易取也。」暠乃遣邈、繇與其二子歆、讓逆擊之，嗣敗走，還張掖。暠素與嗣善，尤恨之，表業請誅嗣。沮渠男成亦惡嗣，勸業除之；業乃殺嗣，遣使謝暠，進暠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、鎮西將軍。

吐谷渾視羆卒，世子樹洛干方九歲，弟烏紇堤立。妻樹洛干之母念氏，生慕瑰、慕延。烏紇堤懦弱荒淫，不能治國；念氏專制國事，有膽智，國人畏服之。

燕前將軍段璣，太后段氏之兄子也，為段登辭所連及，五月，壬子，逃奔遼西。

丙寅，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。

己巳，魏主珪東如涿鹿，西如馬邑，觀A212源。

戊寅，燕段璣復還歸罪；燕王盛赦之，賜號曰思悔侯，使尚公主，入直殿內。

謝琰以資望鎮會稽，不能綏懷，又不為武備。諸將鹹諫曰：「賊近在海浦，伺人形便，宜開其自新之路。」琰不從，曰：「苻堅之眾百萬，尚送死淮南；孫恩小賊，敗死入海，何能復出！若其果出，是天欲殺之也。」既而恩寇浹口，入餘姚，破上虞。進及邢浦，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，恩退走。少日，復寇邢浦，官軍失利，恩乘勝徑進。己卯，至會稽。琰尚未食，曰：「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。」因跨馬出戰，兵敗，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。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，殺男女數千人。恩轉寇臨海。朝廷大震，遣冠軍將軍桓不才、輔國將軍孫無終、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。

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，入自南安峽。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，軍於隴西。

楊軌、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，利鹿孤殺之。

六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。澄，准之子也。

甲子，燕大赦。

涼王纂將襲北涼，姜紀諫曰：「盛夏農事方殷，且宜息兵。今遠出嶺西，禿髮氏乘虛襲京師，將若之何！」不從。進圍張掖，西掠建康。禿髮辱檀聞之，將萬騎襲姑臧，纂弟隴西公緯賃北城以自固。辱檀置酒朱明門上，鳴鐘鼓，饗將士，曜兵於青陽門，掠八千餘戶而去。纂聞之，引兵還。

秋，七月，壬子，太皇太后李氏崩。

丁卯，大赦。

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，秦軍樵采路絕，秦王興潛引兵救之。乾歸聞之，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，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，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。會大風昏霧，與中軍相失，為追騎所逼，入於外軍。旦，與秦戰，大敗，走歸苑川，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。興進軍枹罕。

乾歸奔金城，謂諸豪帥曰；「吾不才，叨竊名號，已逾一紀，今敗散如此，無以待敵，欲西保允吾。若舉國而去，必不得免；卿等留此，各以其眾降秦。以全宗族，勿吾隨也。」皆曰：「死生願從陛下。」乾歸曰：「吾今將寄食於人，若天未亡我，庶幾異日克復舊業，復與卿等相見。今相隨而死，無益也。」乃大哭而別。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，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，利鹿孤遣廣武公辱檀迎之。置於晉興，待以上賓之禮。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：「乾歸本吾之屬國，因亂自尊，今勢窮歸命，非其誠款，若逃歸姚氏，必為國患，不如徙置乙弗之間，使不得去。」利鹿孤曰：「彼窮來歸我，而逆疑其心，何以勸來者！」俱延，利鹿孤之弟也。

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，乾歸將應之。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，暢馳白利鹿孤，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。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，謂其太子熾盤曰：「吾父子居此，必不為利鹿孤所容。今姚氏方強，吾將歸之，若盡室俱行，必為追騎所及，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，彼必不疑，吾在長安，彼終不敢害汝也。」乃送熾盤等於西平。八月，乾歸南奔枹罕，遂降於秦。

丁亥，尚書左僕射王雅卒。

九月，癸丑，地震。

涼呂方降於秦，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。

冬，十一月，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，雅之敗，走山陰，死者什七、八。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，帥眾擊恩，恩走入海。牢之東屯上虞，使劉裕戍句章。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。崧，喬之孫也。

會稽世子無顯求領徐州，詔以元顯為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揚、豫、徐、兗、青、幽、冀、並、荊、江、司、雍、梁、益、交、廣十六州諸軍事、領徐州刺史，封其子彥瑋為東海王。

乞伏乾歸至長安，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、河州刺史、歸義侯。

久之，乞仗熾盤欲逃詣乾歸，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。利鹿孤將殺熾盤，廣武公辱檀曰：「子而歸父，無足深責，宜宥之以求大度。」利鹿孤從之。

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。

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，移檄六郡，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、沙州刺史、涼公、領敦煌太守。暠赦其境內，改元庚子。以瑤為征東將軍，郭謙為軍諮祭酒，索仙為左長史，張邈為右長史，尹建興為左司馬，張體順為右司馬。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，並擊玉門已西諸城，皆下之。

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，自稱河州刺史。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。德焚城，將中曲奔唐瑤，蒙遜追至沙頭，大破之，虜其妻子、部落而還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有星孛於天津。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，復加尚書令。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，白會稽王道子，請禁抑之。元顯聞而未察，以問道子曰：「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？」道子弗答。固問之，道子怒曰：「爾欲幽我，不令我與朝士語耶！」元顯出，謂其徒曰；「車胤間我父子。」密遣人責之。胤懼，自殺。

壬辰，燕主盛立燕台，統諸部雜夷。

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。魏主珪自覽占書，多雲改王易政，乃下詔風勵群下，以帝王繼統，皆有天命，不可妄干。又數變易官名，欲以厭塞災異。儀曹郎董謐獻《服餌仙經》，珪置仙人博士，立仙坊，煮煉百藥，封西山以供薪蒸。藥成，令死罪者試服之，多死，不驗；而珪猶信之，訪求不已。

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，使權柄下移，遂至敗亡，深非之。博士公孫表希旨，上《韓非》書，勸珪以法制御下。左將軍李粟性簡慢，常對珪舒放不肅，咳唾任情；珪積其宿過，遂誅之，群下震慄。

丁酉，燕王盛尊獻莊後丁氏為皇太后，立遼西公定為皇太子。大赦。

是歲，南燕王德即皇帝位於廣固，大赦，改元建平。更名備德，欲使吏民易避。追謚燕主□曰幽皇帝。以北地王鐘為司徒，慕輿拔為司空，封孚為左僕射，慕輿護為右僕射。立妃段氏為皇后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